

甲年封斋期第二主日

(本篇译稿为黄谦善神父主日讲道，若内容有不一致的情况，一概以英文原稿为准。)

当我在列治文的一所公立中学读十二年级时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进入修院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理解。因此，当同学问我毕业后要去哪里就读时，我竟然撒谎，说要去 UBC。后来他们得知真相时，许多人说：「那很高尚。」我对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。我从未用「高尚 Noble」这个词来形容司铎圣召，因为我只是为了跟随和爱耶稣；但在他们看来，过一种奉献与牺牲的生活，就是高尚。

在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写信给他的门徒圣弟茂德：「依赖天主的大能，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。天主拯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叫了我们」（参阅弟后 1:8-9，《思高圣经》）

这是一个高尚的请求：要弟茂德像他一样，为耶稣的福音受苦。大约在公元 64 年左右，保禄在罗马被软禁，等待审判，但仍能写信。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处决，因此是时候让弟茂德接过使命，更深入地投入耶稣的使命。上周我们谈到「朝拜」（Worship），今天我们谈「服务」（Service）。

哲学家指出，《哈利·波特》《星球大战》《魔戒》等史诗故事之所以普遍受欢迎

迎，是因为它们提醒我们：我们正身处一场善与恶、天主与魔鬼之间的宇宙性斗争；我们必须选择是否为善而战，而这必然涉及受苦。

今天，天父召叫我们，与耶稣、保禄、弟茂德以及诸圣一起「为福音受苦」。我们都会受苦，但有多少苦是为了福音，是我们为了推进基督使命而甘愿承受的呢？

这是来自天父的个人召叫。祂不是要伤害我们。祂创造我们，作为祂的子女，是为成就伟大的事；祂只愿我们肖似基督。

保禄写给弟茂德的信同样充满个人情感：「奉天主的旨意，为传布在基督耶稣内所恩许的生命，作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，致书给可爱的儿子弟茂德。……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，不断地怀念你时……我提醒你，把天主藉我的覆手所赋予你的恩赐（保禄祝圣弟茂德为主教），再炽燃起来，因为，天主所赐给我们的，并非怯懦之神，而是大能、爱德和慎重之神。」（参阅弟后 1:1-3,5-7，《思高圣经》）

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意识到，我们从未公开为司铎及奉献生活圣召祈祷。十二年来，我一直强调我们首先被召叫成为圣人。如今根基已奠定，我们更应该为青年男女能聆听耶稣的召叫而祈祷，使他们以这种特殊方式跟随祂：放弃小家庭，为爱更大的（家庭）天主子民；发「服从」（obedience）甚至「神贫」（poverty）的愿，为建立教会而奉献自己。

我要感谢所有已经为福音受苦的人。我们新的福传主任（**Director of Evangelization**） Ivy Chan 说，她从未想到幕后有如此多的工作。单是弥撒，我们都未必完全明白，背后有多少歌咏团排练、接待会议、技术团队，祭衣室服务等准备工作。我们在此蒙受极大祝福。感谢所有在各项职务中服务的教友！

保禄说：「天主拯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叫了我们，……为这福音，我被立为宣讲者……为了这个原故，我现在受这些苦难。」（参阅弟后 1:9,11-12，

《思高圣经》）成为宗徒不是他的计划，而是天主的计划。当我们更亲近天主时，我们会更遵行祂的旨意，而减少追随自己的安排。

这很具挑战性，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要追随自己的计划，把天主安插其中。例如，我们为何结婚？通常是为了自己幸福。但圣若安娜·贝雷达·莫拉（**St. Gianna Beretta Molla**）与丈夫彼得罗（**Pietro**）结婚，是为了使对方幸福——而正因如此，他们真正获得幸福。

我们为何选择职业？也许未必主要为了帮助他人；否则，我们会把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服务他人。我们被教导要选择能带来满足感的事业——这本身并不坏。但圣皮耶·乔治·弗拉萨蒂（**St. Pier Giorgio Frassati**）选择工程专业，并非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能更接近工人阶层，向他们宣讲福音。

这是一次彻底的转变。保禄教导我们，为推进/宣传福音，应当牺牲自己的计划，成全天主的计划。如此我们才会真正幸福，因为我们正在完成自永恒以来被创造的使命。我们不是为了追随自己的计划而被置于世——那并无英

雄气概可言。哈利·波特、卢克·天行者、弗罗多·巴金斯都曾希望走一条更轻松的道路，但伟大的故事——包括我们的故事——讲述的都是那些被选中去成为一种充满牺牲的人生的人。

最近，我填写了一年一度的司铎咨询表，是关于我未来的任命去向，好让总主教知道我在圣神内的辨识意向（discernment）。神父们被问及：是否希望新的任命？是、否、或不确定？我带着电脑到圣体小堂祈祷。起初不知该写什么，后来逐渐清晰：我请求留在圣安多尼教堂多一年，因为这对堂区有益，而非为我自己。我写下我最深的渴望，是看到温哥华教会兴盛，然后去任何能更好传扬福音的地方。

耶稣召叫我们每一个人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宣扬福音。让我们祈祷，辨明如何遵行祂的计划。

还有一个请求：每年此时，我们都会邀请大家重新审视对堂区的奉献。过去两年，我提到可以增加、维持或减少奉献，因为目标是遵行天主的旨意。天主召叫我们作「牺牲性的奉献（sacrificial giving）」——那种在奉献时会感到疼痛的给予，正如耶稣爱我们爱到受苦。「牺牲」可能意味着「增加、维持或减少奉献」。我在复活节前还会再提醒大家两次。感谢大家已经作出的牺牲，因为你们的奉献正是堂区兴盛的重要部分。

我曾在罗马学习三年，就读于宗座教会学院，该学院培养圣座外交人员。它旧称「宗座贵族教会学院」（Pontifical Academy for Noble Ecclesiastics），当时只接收出身贵族家庭的司铎。2012 年的一张合照中，有来自约 15 个

国家的 33 位司铎。José Salas 神父来自墨西哥，现负责教宗的海外访问事务；Mihăiță Blaj 神父，来自罗马尼亚。他在梵蒂冈服务。他们都有博士学位，精通多国语言，如今皆为蒙席。

最近我与来自印度的 Maria Joseph Reddy 神父交谈。他的第一个任命在巴基斯坦，其后是埃塞俄比亚、乌克兰（正当战争期间！），如今在波兰——并不轻松。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回到家乡堂区服务。真正高尚的，是他们愿意遵行耶稣的旨意：离开家庭，奔赴世界各地，为宣扬福音受苦。

这也是天父的安排：我上周已经写好这篇讲道稿，周二我们的圣召主任 James Hughes 神父来电，问我是否可以让一位修生在主日弥撒中分享他的圣召旅程。现在，让我们欢迎 Michael Roy 修士。